

透视内心深处的灵光

——论《一千零一夜》的“寓教于乐”功能

曹山柯

内容摘要：《一千零一夜》是一部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千百年来许多世界文学大师都被它深深吸引，并从中汲取了文学营养。《一千零一夜》的无穷魅力既来自于它神幻的故事情节，更来自于它寓教于乐的教诲功能。善与恶的伦理冲突通过神幻的故事情节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他们神往、着迷和激动不已的同时，也获得启发和教育。

关键词：《一千零一夜》；伦理冲突；寓教于乐

作者简介：曹山柯，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On the Teaching Role through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of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Abstract: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is a popular anthology of Arabic folktales and innumerable literary masters were fundamentally influenced and nourished by it. Obviously, the charming power of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originates not only from its mythology-like plots but also from its teaching role through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Good and evil as ethical conflicts illustrate themselves through wonderfully mythology-like plots, encouraging readers to think them over and to get educated apart from being fascinated and excited.

Key words: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ethical conflicts; teaching role through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Author: Cao Shanke,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caoshanke59@163.com

作为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像一部反映伊斯兰文化的百科全书，向世人展示了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一千零一夜》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充满了神话趣味和变化莫测的情节，但这只是一种故事的叙述形式。究竟是什么吸引读者和感动了读者呢？本文认为，既是神幻的故事情节，更是寓教于乐的教诲功能。善与恶的伦理冲突通过神幻的故事情节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他们神往、着迷和激动不已的同时，也让他们思考和觉悟。

一部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历经不衰的经典之作，除了是因为它敢于直面当下社会生活，对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还因为它具有较高的教诲功能，即

文学作品在给读者带来愉悦的同时又能够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诲。《一千零一夜》里有不少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进行揭露和讽刺的故事，例如“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读者会发现一个个鲜明有力的对比：财富与成功、富贵与贫穷、正义与邪恶等。通过这些对比，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尔虞我诈但又需要以至善来加以协调的伦理世界。

得到神灯的阿拉丁爱上了国王漂亮的女儿。为了得到公主，他一次次让母亲去皇宫提亲。当国王看到阿拉丁母亲手里绚丽多彩的宝物时惊呆了，于是同意了公主和阿拉丁的婚事。但是，国王经不起大臣狡黠的谗言，又把公主许配给了大臣的儿子。在神灯的帮助下，阿拉丁破坏了大臣儿子与公主的婚事并依靠大量的黄金珠宝再次赢得国王的欢心，使自己成为驸马。可是，当摩洛哥巫师使用魔法把阿拉丁的宫殿连同公主和一切宝物都搬到非洲的时候，国王立即气急败坏、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阿拉丁并悍然下令砍下他的头。财富争夺是这个故事的起点，因财富而获得成功则是这个故事的终点。故事一开始，一贫如洗的阿拉丁和母亲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突然有一天，冒充他伯父的摩洛哥巫师找上门来，给了他和母亲物质上的极大帮助。其实，巫师的所谓帮助是一种诱惑，好让天真无邪的阿拉丁进入一个地下密室帮他盗取能够带来无穷财富的神灯。但是，由于巫师太过贪婪，他的计谋失败了，神灯落在了阿拉丁的手里。摩洛哥巫师的“企图、尝试、希望和目的终于受到挫折；他的奔走、跋涉等于浪费精力和时间，一切成为泡影。希望破灭了，他痛苦、懊丧到了极点。他像做了一个梦，垂头丧气地离开中国，返回非洲老家去了”（147）。^①

故事讲到这里，说明一个道理：过分的贪欲一定会亵渎神灵，使自己陷入到不可自拔的痛苦当中。而“无所欲求，就无所畏惧”（里克儿 23），阿拉丁心中坦然，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没有欲求，即使是他最终在无意当中得到了神灯。“我们在这里用善来理解各种愉快，不论它是由什么导致的，尤其用来理解那种满足我们强烈愿望的东西，不论它会是什么。我们用恶来理解各种痛苦，尤其用它来理解那种阻碍我们的愿望的东西”（Stumpf and Fieser 240）。可以说，阿拉丁是善的，而摩洛哥巫师是恶的；善给阿拉丁带来了终身快乐和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而恶却给摩洛哥巫师带来了无穷的烦恼、痛苦乃至死亡。

阿拉丁的善还体现在他慷慨大方地施舍。他“在侍从们前呼后拥下，去城中走走，借看热闹消遣的机会做好事，沿途总是把金币一把一把撒给街道两旁的人群，用这样的办法广施博济……此外他对一般孤苦无告的穷苦人、修道士、乞丐尤其关怀，亲手给他们很多的施舍、救济”（193）。阿拉丁的善体现了好人的宽容，它一方面超越了个体人性和道德之维，使善的价值获得完整的敞开和落实，成为一种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纽带；另一方面表现出心灵的伟大之美。“心灵的伟大就在对尘世事物的鄙视。心灵一旦经过了净化，就变成一种理式或一种理性，就变成无形体的，纯然理智的”。^②

与阿拉丁的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洛哥巫师所象征的恶。摩洛哥巫师回到非洲后，贼心不死，为谋取神灯而终日悲叹、苦恼。由于对财富的极度迷恋，他的心灵遭到亵渎，处于一种愤怒、嫉妒、凄切和悲痛的着魔状态之中。于是，他“怀着希望和仇恨的心情，风尘仆仆，经过漫长的旅程，饱经风霜，终于再次来到中国”（195）。他设下陷阱想害死阿拉丁，但没有害死对方反而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贪欲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罪恶的种子，让他失去了基本的人性而成为“非人”。于是，惩罚以灾祸形式降落在他的身上。

二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类型繁多，有神幻故事、爱情故事、冒险故事等，不同的故事

有时交织在一起,给读者带来光怪陆离的虚幻感觉。这种虚幻感觉通过神幻的艺术手法实现,利用惊心动魄和传奇的素材,凭着天马行空般的非凡想象力,既从横断层面又从纵向运动过程多视角地揭示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彰显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

作为《一千零一夜》故事集里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神幻与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具有有一种在读者心里呈现出神秘难解之感的艺术效果,能够激发出读者的神奇、惊讶和敬畏,并把这种源自心底的情感张力转化为距离感,这也正是神话艺术的基本功能。距离感是艺术加工产生的效果,是陌生化的体现。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似乎可以看见阿拉丁擦拭神灯时猛然出现在面前的凶神恶煞的恶魔;似乎可以感受到辛伯达航海旅行时神鹰抓起巨石投向他所乘坐船只的惊心动魄;还似乎可以听见“脚夫和巴格达的三个女人”里那两只黑色母狗在皮鞭抽打下发出的凄惨叫声。这些故事的神幻功能使读者对于神奇的虚幻场景产生真实的感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们的前面。

纵观《一千零一夜》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商人主人公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水手辛巴达和脚夫辛巴达的故事”就是反映商人生活的重要故事之一。这个故事讲述了航海家辛巴达的七次外出航海经商、旅行的生死经历,充满了离奇、神秘、荒诞的神幻色彩,给读者在视觉上带来很大的冲击,也为读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解读空间。《一千零一夜》的独到之处是把现实生活神幻化,使现实生活的丰富思想内容掩蔽在神幻的故事情节里,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当中领略到知识和智慧,并得到教诲。著名经济史学者厄兹韦伦认为,要想了解早期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首先需要回到‘水手辛巴达第七次出海旅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人们只要瞄一眼就可以对集市(bazaars)有个大概的了解”(Ozveren 140-41)。厄兹韦伦这里说的“水手辛巴达第七次出海旅行的故事”,指的就是“水手辛巴达和脚夫辛巴达的故事”中的辛巴达的第七次航海旅行:辛巴达航行在中国海域的时候,他们的船遇到强烈的风暴,而恰好这里又是大卫之子所罗门埋葬的地方,所以任何流落到这里来的人都注定要遇难,谁都不能幸免;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庞大无比的巨鲸,凡是经过此地的船只无一例外地会被鲸鱼吞没。辛巴达最后凭借一块破船板漂到一处荒岛。他在岛上发现了一条大河,于是收集到一些木头做了一个木筏,躺在上面顺着河水穿山经洞,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终于漂到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出人意料的是,制造木筏的木头都是檀香木。一个智慧长者主动陪辛巴达去集市出售珍贵的檀香木。到了那里,他建议按常规托人拍卖。如果能够有人出个好价钱,他们就卖;如果卖不出好价钱,就存放在长者的店里,等价格涨上去了再卖。他们起初的拍卖价格为100金币,可没过多久拍卖价上升到了1000金币。但辛巴达拒绝成交。看到这种情景,长者走向辛巴达,建议他接受这个成交价,他自己又另外添加了100金币。辛巴达表示同意后,他们用现金当场成交。这个故事涉及到了集市运作的真实情况,但是在一种貌似神幻的情景下进行的。这种叙事结构让故事呈现出某种神话特征,将读者放置于神幻般的梦境之中。表面上看,这样的情境是天马行空的,但它却给不同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和意义。例如,它给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给大人带来某种思考。当然,它带来的更应该是一种伦理的反思,因为这个故事恰好揭示了早期市场运行中的伦理道德状况。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一所房子的内部需要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亲密感、隐秘感、安全感,因为生活经验似乎要求你这么做。房子的客观空间——墙角、走廊、地窖、房间——远没有在诗学意义上被赋予的空间重要,后者通常是一种我们能够说得出来、感觉得到的具有想象或虚构价值的品质;因此,一所房子可以令

人心烦意乱，可以充满家庭温馨，可以像地狱，也可以像仙境。于是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这样，本来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转引自萨义德 68）。《一千零一夜》由众多的故事组成，不同的故事就如同很多房间、走廊或地窖，对于读者来说都给予了他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神幻品质。可以说，《一千零一夜》的神幻特质就是给一切现实存在之上凭空散播着“神灵作料”。神灵的存在是伦理的化身，神灵的世界也同样是伦理的世界。处于当下真实世界的人为了摆脱当下社会生活的烦恼，往往愿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神幻般的神秘世界里，而隐藏在人们思想和行动背后的动力就是伦理。伦理在神幻的世界里把读者的心底照亮，于是伦理被感悟、被认知、被理解；读者的心灵因此而受到净化，并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轻松、舒畅的愉快。

三

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愉悦的同时又能够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诲，即古罗马著名批评家贺拉斯所谓的“寓教于乐”：“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快乐，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贺拉斯 155）。《一千零一夜》在很大程度上就颇具某种“寓教于乐”的功能。“儿童不愿意听有关儿童自己的故事，他们喜欢听有关巨人和城堡的故事以及那些能够令他们的大脑充满幻想，令他们的心灵激动不已的故事”（Styles 157）。文学作品本身是不具任何功利目的的审美对象，但它使读者能够在情节起伏的悬念中充分发挥想象力，通过阅读所产生的奇妙幻想来形成自己完美的人格，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自由。《一千零一夜》不但激发了读者童年的想象力，而且还培育了他们的人格。

《一千零一夜》里的“朱达和他哥哥们的故事”颇具教诲意义，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③：一个名叫奥马尔的商人， he 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塞勒姆，二儿子萨利姆和小儿子朱达。由于父亲最疼爱小儿子，所以两个哥哥对弟弟朱达非常嫉恨。尽管奥马尔去世时把财产平分给了三个儿子和妻子，但大儿子和二儿子不但想方设法骗走了母亲和小儿子的钱财，还把母亲赶出家门。两个哥哥好吃懒做，很快就把分到的财产挥霍殆尽。尽管两个哥哥一次次又一次地谋害朱达，他都不计前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热心帮助他们。后来，心地善良的朱达因为协助摩尔人捕获红鱼和寻得宝藏而得到了摩尔人赠送的魔法袋和魔戒。依仗这两件宝物的魔力，朱达不仅生活富裕，还迎娶了美丽漂亮的爱莎公主。朱达任命他的两个哥哥为大臣，但他们非但不知感恩反而密谋杀害了弟弟。最后，爱莎公主设计除掉了掌控戒指和魔法袋的大哥塞勒姆，并把富有魔力的戒指和魔法袋毁掉，于是世界又恢复太平。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把普通人和现实存在置于光怪陆离的虚幻世界。每当朱达遇到困难险阻时，幸运就会出现：当他几天打不到鱼时摩尔人出现了；寻宝成功后摩尔人不但给他两大袋子财宝还把魔法袋给了他；当他被哥哥们卖给船长为奴后，他从沉船上成功逃脱了死神又遇到那个摩尔人，摩尔人给了他一枚魔力非凡的戒指，凭借着戒指和魔法袋的魔力，他与漂亮的公主成亲。摩尔人、红鱼、魔法袋和魔戒在读者头脑中呈现出某种有悖常理的图式，然而正是这种图式才能够把他们置身于神幻世界之中，去实现寓教于乐的功能。

“乐”在文学作品中是通过艺术手法来完成的，它使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功能，使读者置身于迷恋不已的神幻之中，让他们整个身心都得到愉快和满足，在深深吸引和打动读者的同时还给予了他们诸多的教诲，让他们终身受益。“朱达和他哥哥们的故事”就是通过艺术手法指向一个隐藏在“乐”背后的“教”的问题，即伦理启示：善良 \longleftrightarrow 邪恶、寡欲 \longleftrightarrow 贪婪、人性 \longleftrightarrow 兽性、成功 \longleftrightarrow 失败。朱达是善良的，而哥哥们是邪恶的；朱达

是寡欲的，而哥哥们是贪婪的；朱达是人性的，而哥哥们是兽性的，但是，归根结底，朱达和他的哥哥们都是失败的。这个故事中的伦理启示可以用“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加以阐述。

聂珍钊教授认为：“‘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38）。无论朱达还是他的哥哥们，他们身上都既有人性因子也有兽性因子。但不幸的是，朱达哥哥们身上的兽性因子压倒人性因子，他们总是兽性发作、邪恶无比。所以，他们是丧失了伦理意识的人。朱达善良、寡欲，具有较强人性。但是，因为他过度的、毫无原则的宽宏大量破坏了作为人性所必备的理性，使他越来越多地朝着非理性的兽性靠近，最终被毁灭。

“善”最终被“恶”毁灭了，这是读者难以接受的。同时，故事给读者带来了巨大冲击。冲击像一道灵光照亮了读者心底，使他们从恐惧中意识到人性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滑向兽性，从而坠入痛苦的深渊。这就是教诲，就是觉悟，就是最大的美和发自内心的快乐。这时，读者可以从自己的灵魂深处聆听到感性与理性碰撞时所发出的和谐低语声。

注解【Notes】

①参见《一千零一夜》，纳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注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古罗马美学家普洛丁（Plotinus, 205-270）语。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著：《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57。

③ See *Tal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330-7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Aristotle and Horace. *Poetics & The Art of Poetr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g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Ozveren, Eyup. "Bazaars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4.4 (2007): 629-55.

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公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Ricoeur, Paul. *The Symbol of Evil*. Trans. Gong Ch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Trans. Wang Yugen. Beijing: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Stumpf, Samuel Enoch, and James Fieser. *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Boston: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3.

Styles, Morag. "Learning through Literature: The Case of *The Arabian Nights*."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6. 2 (2010): 157-69.

责任编辑：桑 晔